

癰疾

竇材治一人病半身不遂先灸関元五百壯一日二服八仙
廿五日一服換骨丹覺患處汗出來日病減四分一月全
愈再服延壽丹半斤保元丹一斤五十年病不作千金等
方不灸関元不服丹藥惟以尋常藥治之雖愈難久
一人患左半身不遂六脉沈細無力竇曰此必服峻利之藥
損其真氣故脉沈細病者云前月服授虎丹吐涎二升此
後稍輕但未全愈耳竇歎曰中風本因元氣虛損今服吐
劑反傷元氣目下雖減不數日再作不復救矣不十日果

之由曰某食猪肉入山既深無肉可以食偶從者食穿山
甲肉日嘗數鬻舊有風疾至是復作今左手足廢矣曰以
筐中風藥遺之後半月聞其人頓愈及至永州觀圖經曰
穿山甲不可殺于隄畔血一入土則隄畔不可復塞蓋能
透地也如此尉曰誤食致病而旬日痼疾盡愈亦可怪
也今人何以通婦人脈甚駭

臣說

萬錄家負折字度日得末疾以帛結臂于項左手執杖而行
服藥不効一日遇呂純陽謂曰汝少饒今清怒盛于肝以
致生火其如雷擊風旋二氣不合是以火不生土而土焦
土不生金而金鑠金不剋火以反剋之子孫拂意方致汝
張血氣停滯於脈絡乃致如此曰以手扣腰臂曰痠乎曰

仙人之言自應
世迴別
火當是不

予嘗謂中風非風乃
中火也不意亡公先
得我心

不又再扞至膝曰痠矣曰此乃環跳穴所在汝既知痠他
日將憂此杖矣又見錄手有懸帛又將手向衣內上下扞
省三曰幸痠可愈汝五臟俱火不必餌藥惟武夷茶能解
之茶以東南枝者佳採得烹以清泉則茶堅立若以井水
則橫還居數日忽不知手舉足步矣僕在陵瑱事

李時珍治一人偏風手足不舉用蓖麻油同羊脂麝香鯨鯢

甲

即中風

等藥並作摩膏日摩數次一月餘漸復兼服搜風

化痰養血之劑三月而愈又一人病手臂一塊腫痛亦用

蓖麻搗膏貼之一夜而愈

薛公治病神矣
然每病必五年
年少數月或
數旬其故何歟
認症真確而用
方多失有驗也
夫肝病不出道
遠脾病不出歸
脾以君脾肺不
補中大虛不
十全血虛不
四物有火不
四物知柏及

今肢體不遂六脉洪大面目赤色用八珍麥冬五味山
丹皮數劑漸愈兼用逍遙散六味丸各三十餘劑全愈
一婦人目怒患疾厥心姓左手臂不能舒伸手指麻木口喎
眼邪痰氣上攻兩腿骨熱或骨中痠痛服烏藥順氣散之
類諸症益甚不時昏憤更加內熱晡熱此肝經血虛內熱
生風前藥復耗肝血虛火熾盛而益甚也先以柴胡梔子
散調養肝經氣血數日後用八珍湯加鈞藤鈎散諸症稍
愈又用加減八味丸料少加酒炒黃柏知母黑色者數劑
諸症頓退乃服八珍柴胡梔子散半載而產後勞役即有
復作之意服柴胡梔子散隨安

腎至極之症別
之病多可不言
男男女女大小
疳疔疫外一切
癰毒未痊及傷
風中風之後無
非肝腎為病其
皆陽有舒而陰
不足之症公之
治法今時不惟
益且

至五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劉氏居天台郡為府史且二歲
一日病敗體不隨眾醫皆以為洞風謂風洞徹四肢也療
之不能愈請于施敬仲敬仲診其脉曰病積于身有日矣
為大劑飲之不旬日遂愈人咸神異其故敬仲曰某所以
知仲剛病者切其脉大而來徐是積熱盤鬱于內久不得
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脉法治之而愈何神異為白

雲集

匡謬傳偏

王有堂治一人右手足偏廢不起牀二年矣久服順氣行痰
之藥不効至夜袖志輒昏度不可支服十全大補即覺清

李東垣治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以長針
刺委中深經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僂
刺之如是者六七次服藥三日病良愈試效方

璠曰閱此則匠真矣哉孫思邈所謂能處藥而求針
灸者非良也信哉言乎

馮楚瞻治于某患偏枯症右臂浮腫或麻或痛艱于步履或
者謂痰謂火謂風多與清涼消剋發散之劑一日忽昏迷
不省痰喘漬汗脉之六部沈微此中氣之虛不為峻補反
肆剋伐非重劑無以挽回乃用人參六兩炒黃白朮四兩
生附子一枚去皮薑汁炒水煎一椀灌之汗漸收脉漸起
痰喘定而神清調補一月而愈

吳字克治王季衡患左半身不遂或作痛風與發散或作痰
治與滾痰丸下數行精神困憊左部沈細而弱此非濕痰
死血乃血唐也左屬血熱非氣以通之則不流法當從陽

之形絳有入心化赤之義也治左半身不遂尤宜用之四

十帖手能運物動倍之足能步履如初

近時吳門專以此法依動晷味

韓昭豐治孔學使尚乞患半身不遂步履艱難語言蹇澁音

含糊氣斷續為針環跳風市三里各二十一針即下床自

走不煩扶掖筋舒血活無復病楚意惟語言聲音如舊翌

日又為針天突臆中十四針遂吐音措詞琅然條貫矣

穆大司農和倫先是左手患木風指不能屈伸此半身不遂

之兆也召韓治為用七針指即伸縮無恙逾兩月復患腿

疾必恃杖而行目力辭乞休已而韓為針環跳風市三里

針數次而疾頓瘳遂視事如故

喻嘉言治季衡翁將七旬半身不遂已二載病發左半口往
右喎唇厥遺尿初服參耆頗當惑于左半屬血不宜補氣
之說致至大壞雲間施笠澤以參療之稍安然概從溫補
未盡病情也脉之軟滑中時帶勁疾蓋痰與風襍合之症
痰為主風為標也又熱與寒襍合之症熱為主寒為標也
平時手冷如水故痰動易厥已復甦嘔去痰眠食自若
冬月頗能耐寒可知寒為外顯之假寒熱為內蘊之真熱
熱蒸為痰阻塞竅隧故衛氣不周外風易入加以房帷不
節精氣內虛與同相召是以襍合而成是症耳今欲大理

無窮之變如冬日嚴寒身內之熱為寒所束不得從皮膚
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為害矣故用薑附以暫徹外寒而內
勢反得宣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熱相合復助以薑附
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凡治一偏之病法宜從陰引
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以參朮為君臣以附子
乾薑為佐使寒月可恃無恐以參朮為君臣以羌羊柴胡
知母石膏為佐使而春夏秋三時可無熱病之累然宜刺
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虐風久而成癰也

朱丹溪治一肥人憂思鬱結右手癱口喎與補中益氣湯有
疾加半夏竹瀝薑汁並服

程雲來曰里中一老医右手足廢不能起于床北二年矣忽
遇諸塗詢之曰吾之病癸亥始服順氣行痰之劑了年而
薄暮則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益進十全大補湯即
覺清明遂日服之決數月能杖而起矣何則又能舍杖而
步矣任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
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疾使進順氣疎風之劑不
輟其草木根矣然此犹拘于成方不能因病變通隨時消
息故奏功稍遲使吾為之當不止是也程雲來臣暇危言

據程說只用大劑八參有痰者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

痿

天地丹諱不
可考

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脉未發史謂之曰可
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款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
朝謁遂廢樞中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
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
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于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
地丹頭也史嘗未死鬼神猶相之問售者爾自何致此曰去年有人
家一姝子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漫索錢萬米以三千酌
值持歸調劑以供史米敢嘗有閤者亦疾痿試服即能

張子和治武弁宋子玉曰駐軍息城五六月間累得痿病腰
膀兩足皆不任用臂而不行求治于張、察其脉俱滑之
而有力張憑內經火淫于內治以鹹寒以鹹水越其腸間
寒熱宿痰新者為熱舊者為寒或宿食宿飲在上脘者皆
可涌之宿痰既盡因而下之節次數十行覺神志日清飲
食日美兩足漸舉脚膝漸伸心降腎升便繼以黃連解毒
湯加當歸等藥及瀉心湯涼膈散柴胡飲子大作劑煎時
時呷之而愈直斷曰痿病無寒多發五六月若誤作痺
與脚氣治之用烏附乳沒自然銅威靈仙之類燭針艾火
湯煮袋蒸痿弱轉加如此而死者豈亦天乎

李成章治一人病痿李察諸方與治法合而不効疑之忽悟

曰藥有新陳則効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
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

大出立愈

明史

李名玉

龔子才治一人兩足痿弱不能動止以鹿茸人參各五錢右
剉一劑水煎空心溫服連進數服而愈

孫文垣治徐氏子年弱冠肌肉瘦削尻膝腫大手肘肩顫皆
腫腫處痛熱或作風與濕痰及鶴膝鼓椎風治病甚診
之六部皆弦其色青而白飲食少時當長至曰此筋痿也
諸痿皆不可作風治病轉甚者以前藥皆風劑耳風能傷

獨取陽明陽明者腸與胃也法當滋補腸胃俾飲食日加
臟腑有所稟受營衛流行氣煦血濡調養至春君火王事
之時宗筋潤而機關可利也以五加皮苘仁甘草蒼耳子
枸杞回陽人參杜仲黃柏黃耆防風服二十劑而精神壯
腰脊健飲食加惟間夢遺去杜仲加遠志當歸三十帖全
愈也

易思蘭治一婦人年十九稟賦怯弱庚辰春因患痿疾卧榻
年餘首不能舉形瘦如柴髮結若瓊起便皆賴人扶一粒
不嘗者五月惟日啖甘蔗汁而已服滋陰降火藥百帖不
効有用人參一二銖者輒喘脹不安其脉六部俱軟弱無
力知其脾困久矣以補中益氣湯加減治之而人多更加

倍焉服二劑遂進粥二盞鷄蛋二枚後以強筋健體之藥
調理數月飲食步履如常全愈

陸養愚^治王康陽中年後患手足拘攣屈伸不利以風濕治

不効脉之左手細數重按則駛右手稍和重按亦弱告曰
始偶不謹而冒寒便發寒熱口苦筋骨疼痛服發散藥寒
熱除而口苦疼痛不減至月餘先左足拘攣難以屈伸漸
至右足亦然又漸至兩手亦然手更振掉不息醫數十人
不外疎風順氣及行氣行血而已數月前少能移動而振
動疼痛不可忍今雖不能移動幸不振掉疼痛曰若不疼